

論文化遺產的繼承和變革

論文化遺產的繼承和變革

中國舞蹈工作者協會

一九六三年九月

說 明

一、本書輯錄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關於文化遺產的繼承和革新問題的論著，供同志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藝工作中學習和參考。

二、本書主要取材於《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中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中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斯大林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毛澤東論文學和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三、為了便於讀者查對原文，我們把原編者代擬的篇名完全恢復成原著作的本名。引文絕大部分是摘錄，正文中不再逐篇注出。

四、此次選編工作限於時間，一定會有不少遺漏和錯誤，希望聽到同志們的批評。我們並準備以此作為基礎，今後陸續的加以補充和修訂，使之成為一冊比較完善的學習資料。

目 录

馬克思 恩格斯:

政治經济学批判	(1)
德意志思想体系	(3)
共产党宣言	(11)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給亨茨·施塔尔根堡的信	(13)
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14)
恩格斯1890年8月5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16)
拿破侖第三政变記	(17)
《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	(2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3)

列 宁:

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25)
需要实行义务国語嗎?	(40)
論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43)
列·尼·托尔斯泰	(48)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53)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綱和更改党的 名称的报告	(58)
俄共(布)党綱草案	(60)

苏維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62)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68)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維埃政权的決議草案·····	(72)
論純洁俄罗斯語言·····	(74)
青年团的任务·····	(75)
关于“无产階級文化协会”和无产階級文化·····	(80)
論无产階級文化·····	(81)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83)

附 录:

高尔基: 忆列宁·····	(86)
列別辛斯卡婭: 会見列宁·····	(88)
蔡特金: 回忆列宁·····	(90)
卢那察尔斯基: 列宁和艺术·····	(95)
若尔朵夫斯基: 在1918年·····	(100)
邦契-布魯也維奇: 列宁談詩歌·····	(101)
阿尔曼德: 訪問高等工艺美术学校·····	(103)

斯大林:

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	(105)
論党在民族問題方面的当前任务·····	(120)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	(121)
論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12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126)
致瑪·依·烏里楊諾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	(12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 告·····	(131)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39)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41)
新民主主义論·····	(144)
改造我們的学习·····	(153)
反对党八股·····	(161)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	(167)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	(177)
論联合政府·····	(179)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81)

政治經濟學批判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借以樹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一般地制約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恰恰相反，而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社會物質生產力在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候，就和它們一向在其中發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或者與不過是這些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束縛生產力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也就或速或慢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的時候，必須時刻把那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同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單說來，思想形式——區分清楚。正如不可以根據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想法去判斷這個人，同樣也不可以根據這類的變革時代的意識去判斷這類的變革時代。恰恰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現存的衝突中去加以解釋。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給予一切生產力以充分發展余地，而這一切生產力

尚未发展之前，是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未在旧社会本身的胚胎内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人类总只是给自己提出他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会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在它借以获得解决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着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大体讲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进展的各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对抗；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胚胎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前史是以这个社会形态而告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
第1版，第12卷，第1部。

德意志思想体系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們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交織在一起的，同现实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設想、思維、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們的物质关系的直接的产物。从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語言中表現出来的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然而指的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們，他們是由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乃至相距极远的——交往所制約着的。意識（das Bewusstsein）只是被意識到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决不能是別的任何东西，而人們的存在是他們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如果人們的关系在他們的全部意識形态中就象在照象鏡里一样是头脚倒置的，那末这个現象之发生于人們的历史的生活过程，就完全象物体在眼膜上的倒置是发生于它們的直接的物理的生活过程。

与从天上降到地下的德国哲学完全相反，我們在这里是从地上升到天上，这就是說，我們不是从人們所談論、想象、設想的东西出发，——我們也不是从被談論、被思想、被想象、被設想的人們出发，以便达到有血有肉的人；我們是从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們出发，并且从他們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引伸出这个生活过程在意識形态上的反映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們头脑中所形成的幻象，也必然是人們的物质生活过程的一种升华，而这种生活过程是从經驗上建立起来的，并且与

物质前提相联系的。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意識形态，以及它們相适应的意識形式，都失去独立的外貌。它們沒有历史，它們沒有发展；人們既然发展了自己的物质生产和自己的物质交往，就連同自己的这个现实一起也改变了自己的思維和自己思維的产物。不是意識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識。在前一种观察方法中，出发点是仿佛当作活的个人看待的意識；在后一种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观察方法中，出发点是现实的活的个人本身，意識只被看作他們的意識。

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一刻也不能撇开它們。它的前提就是人們，并不是什么空想的閉塞和孤立状态下的人們，而是从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现实的、从經驗上观察得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們。这个活跃的生活过程一經描述出来，历史就不再是死的事实的堆积，就象在其本身也是抽象东西的經驗主义者那里一样，也不再是想象的人物的想象的活动，就象在唯心主义者那里一样。

在思辨的思維停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那里就恰好开始有真正的实証的科学，即人們的实际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描述。关于意識的空話一經停止，它們就必須由真正的知識来代替。现实的描述使独立的哲学失去存在的凭借。这种哲学最多也只能由关于最一般的結果的总结所代替，即从观察人們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抽象所代替。这些抽象一与现实历史分离，其本身就簡直什么价值也沒有。它們只能用来簡化历史材料的安排，指明各个不同材料的层次。但是与哲学不同，这些抽象决不提供处方或公式来使各个历史时代能配合起来。相反地，我們的困难只是在着手考察和安排材料——不管是关于过去时代或关于現代的——的时候，在对它們进行现实的描述的时候，才会开始。



弗·恩格斯給弗爾茨·梅林的信

亲爱的梅林先生：

只有今天我才终于能感谢您亲切地寄给我的《关于莱辛的传奇》。本来我不仅想写信给您正式证明已收到了书，同时还想就书本身——它的内容讲几句话。这就是把回信延搁下来的原因。

我从末尾谈起——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录谈起，在那里您把主要的事实叙述得很出色，对于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还有一些异议的话，那就仅仅在于：您把比我所应有的更多的功绩硬加在我头上，甚至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想到的东西都算在我名下，其实眼光更锐利和眼界更广阔的马克思老早就把这一切发现了。凡是有幸运能和马克思这样的人共同工作四十年之久的人，当他在世的时候，通常是不会享有本来似乎可以指望的赞扬的。但是当这个伟大的人物逝世以后，他的不大出色的战友就容易得到人们的过高的评价，而这样的情形看起来现在就落到我的身上了。历史最终是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可是到那时我已安然归天，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还有一点被忽略了，这一点的确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都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同样地有了过错。这就是：我们最初主要着重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法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作用，——我们当时这样作是应当的。这样一来，我们就

为了内容的原故而忽视了形式问题：这些观念等等是经过什么途径形成的。这就给了我们的论敌以所期望的口实来散布謬言和进行曲解——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意识形态是所谓思想家进行的过程，虽然他是凭借着意识进行的，可是所凭借的意识是虚假的。把他推动起来的真正的动力，对于他始终是一无所知的，否则这就不成其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给自己造成了关于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的观念。既然是思维的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思维中引导出来的，——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导出来的。他专门同思维的材料打交道；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远一些的、不以思维为转移的源泉。这种对待事情的方法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的人类行动既然是凭借思维而进行的，所以归根到底是以思维作基础的。

历史的思想家（历史在这里不过是指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概念——一句话，不只有关自然界，而且有关社会的一切领域的综合术语），在每个科学领域里都掌握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各辈人的思维中独立地形成起来，并且在后来的各辈人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伴随而来的原因，是能影响这种发展的，但是这些事实由于一种默契而又被认为是思维过程的成果，于是我们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中，这种思维仿佛甚至把最顽强的事实也能顺利地消化。

正是国家组织形式、法权体系与任何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等等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把大多数人的眼睛给蒙蔽了。如果说路德“战胜了”加尔文，黑格尔“战胜了”

康德和費希特，如果說盧梭以他的共和主義的《社會契約》間接地“戰勝了”立憲主義者孟德斯鳩，那末這是一種仍然限定在神學、哲學、國家學說內部的過程，它是這些思維領域的發展的一個階段，決沒有超出思維的範圍。自從此又出現了資產階級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永恒不變和絕對完善的幻想以後，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之“戰勝了”重商主義者，也被認為純粹是思想的勝利，不是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維領域中的反映，而是對於永遠和普遍存在的事實條件所最後達到的正確的理解。由此可見，假如獅心王理查和菲力普·奧古斯特實行了貿易自由，而不卷入十字軍東征，那就可以免除五百年的貧困和愚昧了。

對於事情的這一方面——我在這裡只能稍微談到——我們大家都不曾給予它所應受到的注意。這是老一套：最初總是为了內容的原故而不注意形式。我重說一遍，我自己就這樣作了，而錯誤我總是以後才看出來。因此，我不僅決不為此而責備您，——相反地，由於我比您更早就有了這個過錯，所以我甚至沒有權利來責備您了，——我只想請您今後要注意這一點。

與此相聯系的還有一些思想家的這種荒謬的觀念：既然我們不願意承認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各種思想領域有獨立的历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就否認它們對於历史有任何的影響。這種看法的基礎就是對於原因和結果的刻板的非辯證的觀念，把它們看作是永遠對立的两極，而完全忽視它們的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們常常故意忘記：當一種历史現象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所引起的时候，它也就影響周圍的環境，甚至對於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2版，第3卷。



在每个时代里，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這就是說，本身是社會的統治的物質力量的階級，同時就是這個社會的統治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就掌握着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資料以進行生產的人們的思想，一般講來，就服從於統治的階級。統治的思想，無非是統治的物質關係的觀念的表現，無非是在思想形式下表現出來的統治的物質關係；因此，這是那些使這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係的表現，因而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構成統治階級的个人，就中也具有着意識，因而也是會思考的；由於他們正好作為階級統治着並且決定着既定的整個歷史時代，不言而喻，他們在它的一切領域里也是這樣作的，就是說，他們也作為思想家、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統治着，他們管理着當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是時代的統治的思想。例如，在既定時期國王政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了統治權而起紛爭，因而把統治權瓜分了的國家里，瓜分政權的學說就成了統治的思想，人們就都說這是“永恒的法則”。

分工——我們在上面（〔第三〇至三三〕頁）講過它是先前的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現在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樣式而表現在統治階級中間，所以在这个階級內部，一部分人就充作這個階級的思想家（這是它的積極的、善于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他們把製造這個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作為自己生計的主要來源），同時其他部分的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樂意接受它們，因為事實上這個階級的這些代表者就是它的積極的成員，因而他們沒有那

样多時間来給自己制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个階級內部，这样的分裂甚至可以达到两部分人之間的某种对立和敌視；但是，一遇到任何实际的冲突，而当危險威胁着这个階級本身的时候，当这种外表——仿佛統治的思想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是具有着一种与这个階級的权力不同的权力——甚至因此不存在的时候，这种敌視本身就消失了。在特定的时代里，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为前提，关于这个革命階級的前提所必需的条件，在上面已經讲过了（〔第三二至三三〕頁）。

但是，在考察历史运动中間，当人們把統治階級的和統治階級本身分离开来，而賦予这些思想以独立性的时候，当人們对于这些思想的生产条件和它們的生产者不加以注意，而頑强地坚持着这种或那种思想在既定时代里占統治地位的时候，当他們这样完全輕視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的时候，那末，例如，我們可以說，在貴族統治的时期，曾經是貞节、忠誠等等观念占統治的地位，而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时期，曾經是自由、平等等等观念占統治的地位。一般讲来，統治階級自己給自身造成这样的幻想。一切历史家——主要从十八世紀开始——所特有的这种历史觀，必然地会碰到这个現象：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采取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开始占有統治的地位。問題是在于：任何新的階級，把自己代替它以前的統治階級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描写为社会一切成員的公共利益，抽象地讲来，就是賦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写为唯一合理的和公认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階級，——单就它与別一階級对立而言，——从最初起，就不是作为一个階級而出現的，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而出現

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資格，去对抗唯一的統治階級*。这是由于最初它的利益的确是与其余的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公共利益多少联系着的，是由于它的利益，在以前存在的关系的压迫下，还没有順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对于不能获得統治权的其他階級的許多个人，这个階級的胜利也是有利益的，不过充其量只是把这些个人放在可以讓他們上升到統治階級队伍的地位上而已。当法国資產階級推翻了貴族的統治，在許多无产者面前，因而展示出了一种可以上升到超出无产階級之上的可能性，不过充其量是使他們变成資產者而已。由此可見，每个新的階級借以建立自己統治的基础，是比在它以前統治的階級所凭借的基础更广大些；但是，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与既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間的对立，以后也就发展得更尖銳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的結果是：未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反对新的統治階級而进行的斗争，比以前爭取統治地位的一切階級所进行的，其目的是在对于以前的社会制度的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否认。

只要階級的統治根本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因而只要不需要把特殊的利益說成普遍的利益，或者把“普遍的”利益說成統治的利益，这整个外表——仿佛一定階級的統治不过是某些思想的統治——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2版，第3卷。

* 馬克思在边上写的注释：“（普遍性适应于：一、反对等級的階級，二、竞争、世界交往等等，三、統治階級的大多数人，四、共同利益的幻想。首先这个幻想是真实的。五、思想家的自我欺騙以及分工）”。——編者注。

卡·馬克思、弗·恩格斯

共 产 党 宣 言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他們的意識，是隨着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社會關係、他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要理解這點，難道需要深刻的思考嗎？

思想的历史，如果不是證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革而改革，那还証明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始終只是那个时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

人們談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一些思想；他們只表明了这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經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是和旧生活条件的解体同一个步調的。

当古代世界趋于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紀战败于启蒙思想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和当时革命的資產階級进行殊死战。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現着自由竞争在知識領域里的統治而已。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等，当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改变了。可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却在这个不断的变动中始終是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它們都是一切社会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們加以革新，因此，它是同以前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馳的。”